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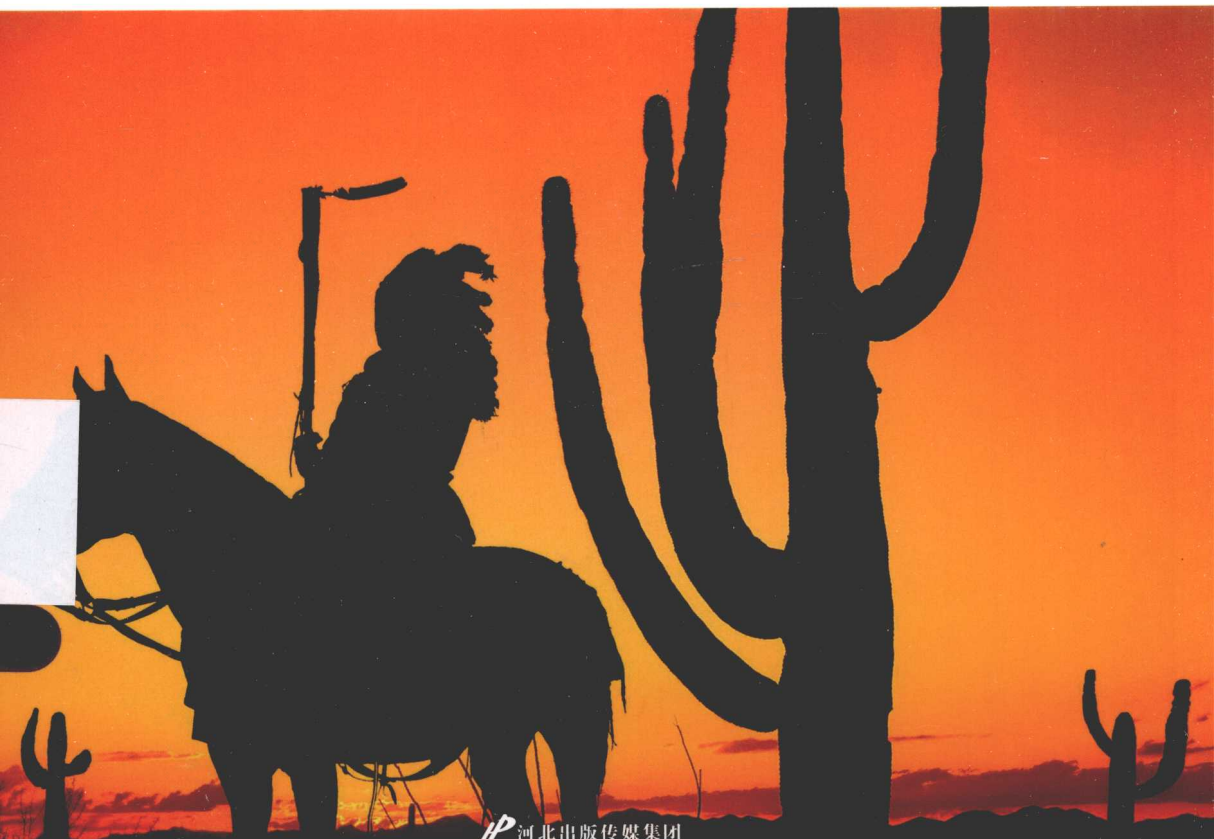
卡尔·麦异域探险小说系列
Karl Friedrich May

爱因斯坦最喜欢读的探险小说
36种语言，100多个国家，
畅销1亿3000万册！

印第安酋长

欧美最畅销的悬疑探险小说家，告诉你
最惊险、最刺激、最智慧的异域探险故事

[德] 卡尔·麦 | 著
小曼 | 译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014023087

1516.44
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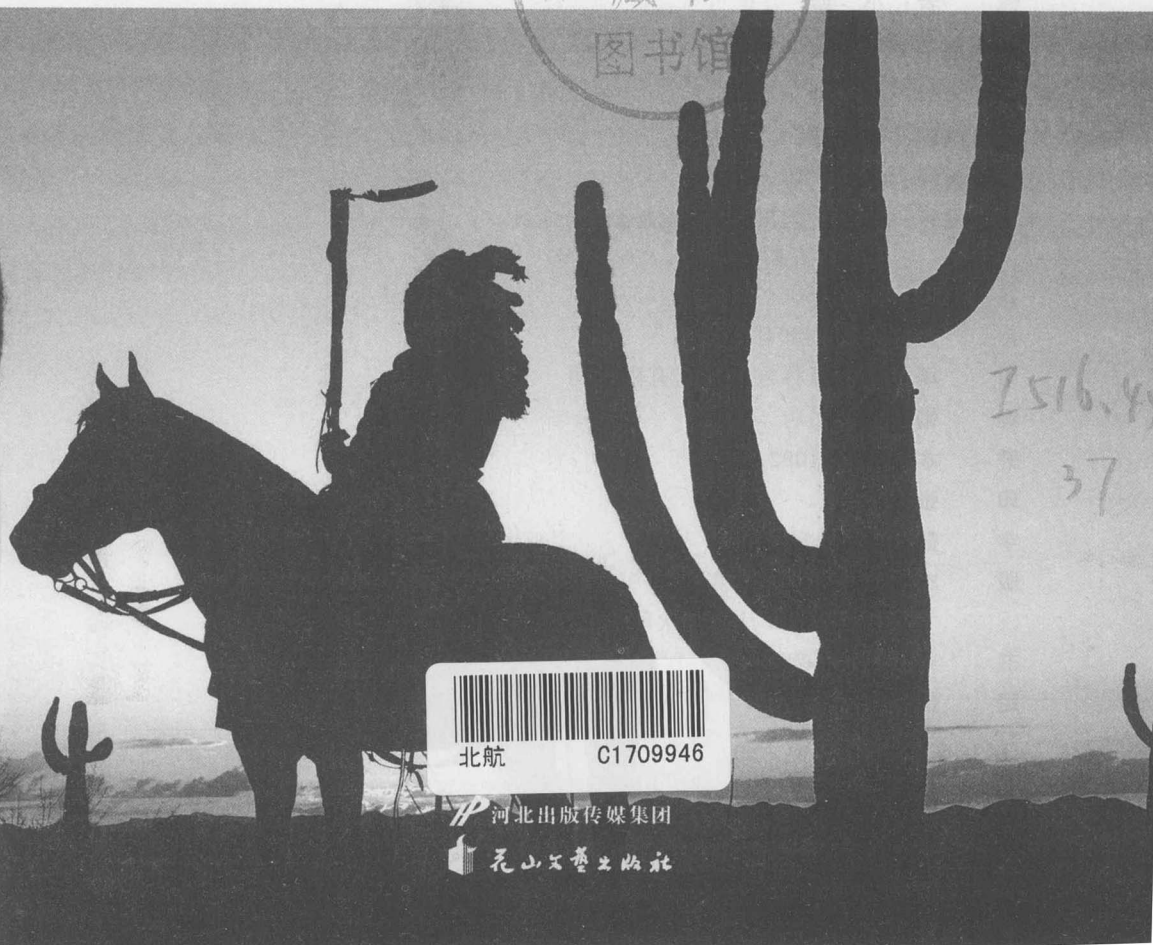
卡尔·麦异域探险小说系列
Karl Friedrich May

爱因斯坦

36种语言，100多个国家，
畅销1亿3000万册！

印第安酋长

[德] 卡尔·麦 | 著
小 曼 | 译



北航

C1709946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印第安酋长/ (德) 麦 (May, K.) 著; 小曼译. —
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3. 10

(卡尔·麦探险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511-1433-2

I. 印… II. ①麦… ②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德国—
近代 IV. I516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28256 号

书 名: 印第安酋长
著 者: [德] 卡尔·麦
译 者: 小 曼

责任编辑: 李 爽 梁 瑛

责任校对: 杨丽英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封面设计: 博雅工坊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20.5

字 数: 35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433-2

定 价: 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 录

青 角

第一章 001

与奇奥瓦人结盟

第三章 071

决 斗

第五章 137

克雷基·佩特拉

第二章 035

俘获温内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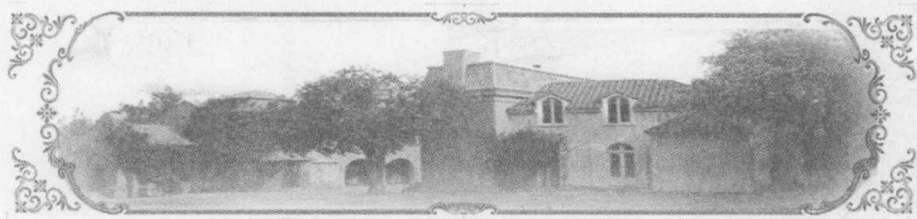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章 105



目 录



	在刑柱上		生死兄弟
第六章	169	第七章	201
	伴随黄金的噩运		复 仇
第八章	235	第九章	267
	塞姆获救		
第十章	299		



第一章 青 角


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“青角”这个词，相信这个词放谁身上都会让人感到气愤。

“青角”所指的就是那些刚到美国，没有任何经验的那些人。如果不想让别人对自己感到厌烦，只能凡事小心翼翼的。曾经的我，也是这样一个“青角”。

也许，你们会认为我对这个词并不反感，然而，事实正好相反：我非常讨厌这个词，因为我自认为是个非常聪明，并且极富经验的人。按照通常的说法来说，我是上过大学、知识渊博的人。其实当时我根本没有领悟到生活才是真正的大学，命运时时刻刻都在考验着这所学校的学生。

在没有来到美国之前，我的生活是缺乏激情的，带着内心对成功的渴望我来到了朝思暮想的美国，这里的环境对野心勃勃的我来说无疑是优越的。和东部相比，偏远的美国大西部反而更能吸引我。

经历过一段打工生活之后，我用赚来的钱，将自己重新装扮了一下。带着梦想和冒险的勇气，我来到了圣路易斯。在那里，我很幸运地结识了一个德国家庭，当上了他们的家庭教师，这让我暂时安顿了下来。

这家人有一个叫亨瑞的朋友，在我看来，他是一个怪人。虽然他从事的是枯燥乏味的制枪业，但是一种艺术家的热情却洋溢在他的身上。他总是自豪地称自己为“枪匠亨瑞先生”。

亨瑞还是个非常具有慈悲心的大好人，但从表面一点都看不出来。他除了与我所任教的德国家庭有联系外，几乎不与其他任何人来往，就连与自己顾客



的对话也是简单生硬。其实，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货很好，那些顾客也不会来找他。

他的妻子和儿女在恐怖袭击中双双遇害，但他从没有在外人面前提到过这事。我从他的一些话语中猜测，他们是在一场突袭中被杀害的。

这种遭遇让他的性情变得粗暴起来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温柔善良的。每当提起故乡和心中牵挂着的家人，他的眼睛就会闪烁着荧光。

在他没告诉我之前，我一直有一个疑惑：他这样一个不善言谈的老人，怎么会对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感兴趣？在我来到这个德国家庭以后，他开始频繁地来这家拜访，他经常会听我讲课，老是缠在我身边，最后竟邀请我去看他。在这之前，他还不曾如此青睐一个人，因此我对他稍稍有点排斥。

一天晚上，我去他家看望他，他反常地摆出了一张怒气冲冲的脸，甚至连“晚上好”都没有对我说。

“昨天你在什么地方，先生？还有前天呢？”

“都在家。”

“别骗我了！像你这么年幼的鸟，怎么会安分地待在窝里。你们总是把嘴随便一伸，什么地方不该去，你们越是要去哪儿！”

“那么你觉得哪是我该去的地方？”

“当然是我这里，知道吗？我早就想问你一些事了。前几天我不想，今天我就要问！”

我在他干活的椅子上随意地坐了下来，说道：“那你尽管问吧！”

他一边惊奇地看着我，一边摇了摇头。

“尽管问？难道我和一个‘青角’说话，还好似得事先征求他的意见。”

我眉头紧锁起来，一种被侮辱的感觉油然而生：“‘青角’？我想，你是不小心说出这句话的吧，亨瑞先生？”

“别太自信了，先生！这是我考虑好才说的，你就是个‘青角’，而且是非常青的那种！那些书本上的知识都装在你脑子里，这倒是真的。可是你教了些什么给那些人？你很清楚星星距我们有多远，内布卡特纳国王在砖头上写了些什么，没有颜色没有味道的空气有多重！就只是知道这些，就以为自己是个聪明家伙了！可是你给我听明白了，只有真正地去体验生活，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聪明。你现在所掌握的那些东西根本算不上什么，将来也算不上什么。



可以说你连什么能耐都没有，你连开枪都不会！”

他用轻蔑的语气一口气说完了这番话，好像他说的都是真理似的。

“你说我不会开枪？”我微笑着回答，“这大概就是你要问我的问题吧？”

“没错，那么你会吗？”

“你只要给我一支好枪，我就回答你。”

当时他正在镟着枪膛，听到我的话后，他放下手中的活，走到我的面前，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我。

“交给你一支枪？你想得美！我的枪可不会交到一个败坏它声誉的人的手里。”

“我会给它带来荣誉的。”我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他斜着眼睛又打量了我一下，然后坐到椅子上，开始重新镟他的枪膛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“好一个稚嫩的‘青角’！实在是太放肆了！”

听到这样的话我一点都不生气，在沉默了一刻钟之后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一边把枪膛举起来对着光看，一边说：“打枪的难度，比看星星要难得多，你还没有摸过手枪吧？”

“我可是经常接触它，瞄过准，扣过扳机，并且打中了。”

他把查看过的枪膛放下，带着怀疑的眼神看着我说道：“打中了什么？”

“当然是靶子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还要来欺骗我吗？”

“我说的都是真的。”

“太可笑了！我真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一直说谎话？我相信，就算是射一堵有十米长五米宽的墙，你也一准得射偏。可你现在还在一本正经地说自己会射击，简直快把我气死了。我可不是你所教的那个幼稚的小孩。像你这样的一个‘青角’、书虫，也想打、也会打枪？你把全部时间都浪费在那些破书里，哪还有时间去练习打枪！去把那边钉子上挂着的那杆老枪拿下来，先学习怎么瞄准！这杆猎熊枪是我的手拿过的最好的枪。”

我把枪拿下来，端起来进行瞄准。

亨瑞跳着喊了起来：“天啊！你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就像拿支手杖一样，这可是我所知道的最重的一杆枪啊！你有足够的力气拿起它吗？”

我没有回答他，而是用右手抓住他系着纽扣的上衣下摆和裤带，一下子就



把他举了起来。

他大叫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！放开我！你比我的比尔的劲还大。”

“你的比尔？他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比尔是我儿子，算了，不提这个了！他已经离世很久了。他曾经告诉我要做个有能耐的人，可我没有陪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和他们都被杀了。你们的个头差不多，眼睛也很像，嘴也是。所以我对你，哎，算了，跟你说这个干什么！”

说到这里，亨瑞的脸上充满了悲哀，他用手抹了一下脸，以惯用的语气说下去：“可是年轻人，你有这么大的力气，却把它浪费在了书本上，你应该锻炼身体！”

“我确实练了。”

“你没骗我吗？练习拳击？”

“我们从不练这个。我练的是体操和摔跤。”

“会骑马吗？击剑怎么样？”

“当然会骑马。击剑嘛，我当过这方面的老师。”

“先生，吹牛可不是个好习惯！”

“你想要见识一下吗？”

“谢谢你的邀请！我还要干活呢，先坐下来吧！”

他重新坐到了椅子上，我也坐了下来。我们接下来的对话很简短，他好像正在想着什么心事，突然，他猛地抬起头问道：“你对数学有研究吗？”

“我很喜欢这个学科。代数、几何也一样。”

“丈量土地呢？”

“特别喜欢，我经常带着测量仪器到处跑，这时候我非常开心。”

“你真的喜欢测量？没有骗我？”

“当然没有，我曾经从事过测量的工作，虽然我不想说自己是个合格的测量师。”

“哦，这太好了！别问我为什么问这些，我问自然有自己的原因，你现在不用知道，时机成熟你就会知道了。我先得确认你会打枪。”

“你可以验证一下！”

“请放心，我肯定会这么做的。明天早上你什么时候开始上课？”



“八点。”

“六点的时候你来找我吧！我们去靶场那边试试。这么早就是为了用事实证明你是个‘青角’。现在先不说这个问题了，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。”说着，亨瑞从一个盒子里面拿出一个多菱铁，试图锉掉它的角。这时我发现，多菱铁的每一面上都有一个孔。

他全神贯注地挫着铁块，似乎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。他的眼睛闪着光，每干一段时间都会停下来打量一下他的作品，表情中透出了一种爱慕之情。

我推测这块铁对他一定有特殊的意义，于是问他：“枪的零件是用这个做成的吗，亨瑞先生？”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我继续问道：“可是我见过的枪好像都没有这个部件。”

“早晚会有有的，大概会叫亨瑞牌吧。”

“啊？这是你发明的吗？”

“你可真聪明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个秘密？”

他没有立刻回答我，而是先往那些孔里面看了看，向各个方向转动了一下那块铁，又几次把它放到枪膛末端，最后终于说道：“因为你是值得我信任的人，虽然你是个地地道道的‘青角’，可你却是在该沉默的时候选择沉默。所以我可以毫无顾虑地给你说它是干什么用的。这是个二十五发的连发枪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！这种枪有二十五发子弹的弹仓？”我非常不相信。

“当然有。”

“那弹仓又大又重，很碍事的。”

“只用一个弹仓，非常轻巧，一点也不碍事。这块铁就是弹仓。”

“这就是弹仓吗？热度问题怎么解决？”

“当然不会太热，枪膛的制作是我的秘密。再说，我们有必要一下子把二十五颗子弹都打出去吗？这里面有一个滚动装置。二十五个孔里装二十五发子弹，每打出一颗子弹后，这个滚动装置就会把下一颗子弹推进枪膛。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，一直没有试验成功，现在终于可以了。虽然我这个枪匠已经有了个好名声，可是我的名声马上就会越来越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会变得很富有。”

“还有一颗坏心！杀人凶手都有的！”



“真是见鬼！你是想说我是个杀人凶手吗？”

“也许现在还不是。但是，恐怕马上就要了，帮助别人杀人的人一样是凶手。”

“见鬼！我怎么会帮助别人杀人，一次都不可以。”

“恐怕很可能就是一场大屠杀！想想看，如果你研制成功了这种能够连发二十五发子弹的枪，而这枪又不幸落到某个无赖的手中，那么过不了多长时间，那边的大草原上、原始森林里、山谷中就会发生大屠杀事件。他们就会像打狼一样打死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，他们的种族很快就会灭绝！你想让你的良心一直受到谴责吗？”

面对我的质问，他沉默了。我继续说道：“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这件武器，你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卖掉成千上万支。可是就在这同时，西部草原上的那些野马野牛都会慢慢消失，越来越多的坏猎人会到大西部去，到时候就会尸横遍野、血流成河，用不了多久大峡谷两侧地带就没有生机可言了。”

他喊了起来：“该死的！你真是第一次从德国到这里来的吗？还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‘青角’！而且你怎么突然这么多话，就好像是所有印第安人的祖宗一样！年轻人，别以为你的话就能改变我的心意！我也不会因为自己的这项发明而去办一个造枪厂。我是一个孤家寡人，想要过安静的生活，没有兴趣去和上百个乃至更多的人生气。”

“如果你是为了赚钱，可以卖掉你的发明专利。”

“走着瞧吧！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！就算是我没有申请专利，我也不会觉得委屈。回家去吧！我实在是不想听一只翅膀还没长硬的小鸡在聒噪！”

亨瑞的这些粗话并没有让我生气，我反而清楚地意识到他喜欢上我了，因为他总是在各个方面竭尽全力地帮助我。和他握了一下手，我就离开了。

在这之后，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晚上对我有多么重要，也想不到那杆被他称为“老枪”的沉重的猎熊枪和正在制作中的连发枪，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。

第二天六点我准时醒来，一种兴奋之情充斥我的脑海。我对自己的射击技术很自信，所以我坚信我可以经受住他的考验。当我到达约定的地点后，他已经到了。在他把手伸给我的那一瞬间，我捕捉到了他脸上的一掠而过的那种嘲讽



的微笑。

“欢迎，看起来你好像胜券在握！你真的很确定你会射中我昨天晚上提到的那堵墙吗？让我们来比试一下吧！我拿一杆重量轻的枪，你用那杆猎熊枪，它对我来说就是个累赘。”

在选定的靶场上，他给两杆枪上了膛，先开始打了两枪，由于对那杆猎熊枪还不熟悉，我的第一发子弹只打到了靶子上黑色区域的边缘。顺手之后，我的第二发子弹就进步了许多，第三枪正中靶心，接下来几发子弹基本上都是从第三颗打出的洞里穿过去的。随着我的每一发子弹的射出，亨瑞的惊讶声越来越大。随后，我又用他的来复枪打了几枪，成绩一样很不错，这时的他已经相当惊奇和激动了。

“先生，要么是有魔鬼帮助你，要么你天生就该成为一名牛仔！我还从没见过哪个‘青角’的枪法如此高超！”

我说：“先生，并没有魔鬼帮助我，我也不想跟魔鬼有什么瓜葛。”

“如果让你去当牛仔，把它当成你应尽的义务，你愿意去吗？”当我同意后，他继续说：“让我们好好地见识一下你这个‘青角’。你会骑马吗？”

“除非没有其他办法。”

“你是指万不得已的时候？就是说不像你打枪那么棒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！骑马太简单了！只是上马的时候有点困难。一旦我骑上去，就别妄想把我摔下来。”

他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我，判断我是否在说笑。看到我自然轻松的样子，他说：“确实如此吗？你大概想蹿在马鬃上吧？上马的时候确实很困难，因为你得费力自己上去。可是要想下来就非常简单了，因为马会帮你的。”

“马可没有那么好心！”

“等会儿再下结论也不迟！你一定愿意尝试！现在是七点，你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。有一匹红鬃白马在马贩子吉姆·科尔纳那儿，我们要赶到那里去，也许这匹马会帮助你从马背上下来的。”

就这样，我们回到了城里，来到了一个宽阔的跑马场。科尔纳本人走上前来，询问我们有什么事情。亨瑞说：“这位先生说没有马可以让他从马背上下来，对他的观点你是怎么看的，科尔纳先生？你想不想让他试试你那匹带红鬃的白马？”



那马贩子审视了我一番，然后点了点头说：“这位先生的身板看起来很有弹性，再说年轻人也不会轻易地就被摔断脖子。如果这位绅士愿意试试白马，我没有拒绝的理由。”

没过多久，两个马场的伙计从马厩里牵出了一匹已经配好鞍的马。那匹马看上去很倔强，一心想要挣脱。老亨瑞为我担起心来，劝我放弃这次尝试。可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害怕，而且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荣誉，我不想轻易放弃。我让人给了我一条鞭子，绑上马刺，然后试着跃上马背，马显然很不乐意，我尝试了几次才成功。

还没等我在马背上坐好，伙计们就已经躲开了，马随即就开始肆意地跳跃起来。我紧紧地抓住鞍子，试图控制这匹白马，没想到脚刚伸进马镫，马就开始踢蹶子，向墙那边冲了过去，要把我蹭下来。

接下来我和这匹倔强的马展开了一场恶斗：我仅有的一些手段全都用上了，大腿也用了全力。最终，我艰难地赢得了胜利。从马上下来的时候，我累得腿直颤悠，那马也浑身淌汗，大口大口地吐着白沫。

看到马虚弱的样子，马贩子有些担心了，他让人把毯子给马披上，牵着慢慢地遛，随后他转向我，说道：“这实在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！我还以为在马第一次跳跃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躺在地上了。如果你以后能够来我的马场，就不用付钱给我了，只要你给我把这匹马驯得服服帖帖的！如果把它驯服了，我就能大赚一笔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恭敬地回答道：“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会非常乐意的，先生。”

在我从马背上下来后，亨瑞一句话都没说。突然，他把手一拍，喊道：“这个‘青角’可真不一般！不但没把自己摔到地上，反倒把马累了个半死！你的骑术是谁教给你的，先生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什么高超的老师，而是命运。有一天它给我送来了一匹从不让人骑的匈牙利草原马，通过艰辛的努力，我把它驯服了。当然，我也差点因此而丢掉性命。”

“好家伙！谢谢那把老软垫椅子，它应该不会介意我坐在上面。来，我们走吧！不过今天没有白看你打枪和骑马。”

回家后的两天，我都没有看见他，一直到第三天的下午，他来找我了，他



知道那是我休息的时间。他说：“愿意一起去散步吗？有一位先生很想认识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原因你肯定知道：因为他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‘青角’。”

“那我一定会让他无比吃惊。”

说到这时，亨瑞的神色有些活泼，甚至带着点狡猾，他想给人惊喜的时候就是这种表情。穿过几条街，他领着我走进一家店铺，在店铺的外面，有一扇朝着大街的玻璃门。由于走得非常快，我并没有看清玻璃门上的金色字母是什么，只是模模糊糊地看见了“办公室”和“测绘”这两个字。不久后事实就证明了我没有看错。

屋子里面有三位先生，他们对亨瑞很热情，对我则显得非常客气，用一种好奇的眼神看着我，桌上摊着地图、图纸，其间是各种测量工具，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是在一家测绘事务所。

对于此行的目的我并不是十分清楚，亨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。闲聊一会儿，气氛就热烈起来，开始谈论起了屋子里的测量工具，这让我感到很高兴，因为假如谈美国，我了解的并不多；谈这个，我就可以轻松地加入到谈话中。

在交谈中，亨瑞好像特别热衷于土地的测量，在被引入到谈话中后，我非常热情地回答问题，解释各种工具的用途，讲述地图和图纸的绘制。傻乎乎的我竟然一直没有觉察到他的用意所在。在我谈了一些土地测量方法的实质和区别之后，才注意到三位先生向亨瑞点了点头。

我感到很奇怪，于是站起来向亨瑞表示，我要离开这里，他没有反对。告别时的气氛比见面时还要热烈。而且他们对我也很热情，这就让我更加疑惑了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亨瑞得意地将手放在我的肩上，说：“先生，‘青角’，你的表现比我预期的还要好！我为你感到骄傲！你没有辜负我的推荐和那些人的期望！”

“推荐？期望？为什么这样说？”

“很简单，以前你对我说过会丈量土地，我想验证一下你是不是说大话，就把你推荐给了那些绅士们。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，我想借他们探探你的虚



实。事实证明，你在这方面很有天赋，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”

“说大话？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爱吹牛皮的人，我也就没有必要再去看你了！”

“别说笑了！你不会剥夺我这个老头因你而快乐的权力吧，其实你也知道，你很像我的儿子，你大概已经去马场那边帮助驯马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每天早上都去。”

“还是骑那匹白马吗？它的性情温和点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只是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和买主和睦相处。它似乎只认我一个人，别的人都得被它甩下来。”

亨瑞兴奋地答道：“这真是让我太兴奋了！看来，它只想驮‘青角’。跟我一块去吃饭吧！我知道那边有家食物做得很好的餐厅，让我们去为你通过考试庆祝一下。”

我开始有点不理解亨瑞了，他仿佛变了个人似的。一个孤僻内向的人居然要上一家餐厅去吃饭！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。而且他的脸色也和平常有点不一样，声音也要比平时更响亮。他之前提到的“考试”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但是我并没有往深处想。

从那以后，亨瑞几乎天天都会来看我，就好像我是一个他最亲近的人一样。但是他似乎并不想让我享受这种偏爱，当我稍微有点得意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用“青角”这个气人的字眼给我泼一盆凉水。更让我感到纳闷的是，我任教的那个家庭也发生了变化，那家的父母对我越来越重视，孩子们也变乖了。在暗地里，他们总是会悄悄地注视我，眼神里面既有亲切，也有惋惜。

在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，女主人请我晚上和他们一起进餐。她解释说亨瑞先生要来，此外她还请了两位绅士，其中还有一个叫塞姆·霍肯斯的有名牛仔。我这个“青角”还没听说过这名字，但我希望能够结识那些有名的牛仔。

由于与这家人很熟，还没有等到铃响，我就出现在了饭厅里。令我惊奇的是，当天的布置和平常完全不一样，像过节一样隆重。

我所教的那个小孩独自在屋里，把手指伸进果酱里正在偷吃。我一进去，她吓得赶紧缩起了手指，企图在浅金色的头发上蹭掉她偷吃的罪证。当我举起右手要惩罚她时，她跑过来给我说起了悄悄话。

为了不让我惩罚她，她决定向我透露一个秘密，而且是一个让她伤心的秘